

扬州学派丛书

扬州学派研究

论文选

Yang Zhou Xue Pai Yan Jiu
Lun Wen Xuan

◎赵昌智 主编

广陵书社

扬州学派丛书

扬州学派研究 论文选

◎ 赵昌智 主编

广陵书社

Yang Zhou Xue Pai Yan Jiu
Lun Wen Xuan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扬州学派研究论文选 / 赵昌智主编. -- 扬州 : 广陵书社, 2013.5

(扬州学派丛书)

ISBN 978-7-80694-950-4

I. ①扬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学术思想—扬州市—清代—文集 IV. ①B249.05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98830号

丛书名 扬州学派丛书

书 名 扬州学派研究论文选

主 编 赵昌智

责任编辑 胡 珍

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

扬州市维扬路 349 号

邮编 225009

<http://www.yzglpub.com>

E-mail: yzglss@163.com

印 刷 扬州市机关彩印中心
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20

字 数 368 千字

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694-950-4

定 价 80.00 元

(广陵书社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均可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十年回顾

——代前言

赵昌智

扬州学派研究会自 2003 年 8 月成立,已近十个年头。

在成立会上,我们曾经提出,要围绕三个重点展开工作。一是在对扬州学派的人物、学术思想、学术成就及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进行全面、系统、深入研究的基础上,整理出版扬州学派的学术著作;二是面向社会、面向青少年介绍扬州学派的贡献、地位及其影响,增强人们的自豪感和对家乡的热爱;三是吸收利用扬州学派的学术成果,使其为今天的扬州文化建设服务。

近十年来,我们大体就是按照这个要求去努力的,做了一些工作,取得了一定成绩,择其要者,条列如下:

1. 策划编纂出版“扬州学派丛书”,该项目列入国家古籍整理“十一五”规划和江苏省委宣传部重点文化工程计划,其中整理点校的《新编汪中集》、《宝应刘氏集》、《焦循诗文集》等被收入“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·文献丛刊”。

2. 由本会顾问祁龙威先生领衔承担《清史·朴学志》项目,本会理事扬州大学田汉云、陈文和和张连生参加。从 2004 年起,至 2009 年,历时五年著成书稿,现已通过二审,颇得好评。其间,清史典志组曾三次在扬州召开会议。

3. 赵昌智主持承担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“十五”规划项目《扬州学派人物评传》,参加者有黄继林、谢永平、秦跃宇、王章涛、高明峰、赵阳、朱福桂。该项目 2006 年结项,2007 年 11 月由广陵书社出版,获江苏省人民政府社科三等奖。此项目的实施,推动了地方政府对阮

元家庙修复工程的立项。

4. 2005年11月,与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、九三扬州市委、广陵书社共同发起,组织了祝贺祁龙威先生执教暨学术活动六十周年座谈会,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台北、扬州、常熟等地领导、学者、友人、弟子近百人蒞会。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教授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吉教授、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林庆彰教授特地发来贺信。在答谢词中,祁老再一次殷切期望:“相信我的学生们也会朴实无华地做学问,大兴朴学之风,创建新一代的扬州学派。”会后,由广陵书社出版了《纪念文集》。

5. 2009年8月,我会承办了第八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。海内外学者一百五十多人参会。论文集由广陵书社出版。会议期间,代表们参加了重建隋文选楼的奠基仪式。该楼已建成,并设为扬州学派陈列馆。

6. 2010年6月,由我会理事、扬州大学钱宗武教授和台北林庆彰教授共同推动,在扬州召开了首届国际《尚书》学术研讨会。我会参与了有关文化考察活动。论文集由台湾万卷楼图书公司出版,其中收录了记述两岸学者访邵伯古镇的文章《谢公遗墟 敬德恤民》。

7. 扬州学派研究会每年都与扬州文化研究会联合召开一次年会,2005年、2006年,还结合举行了《新编汪中集》、《宝应刘氏集》、《王念孙王引之年谱》出版座谈会。

8. 曾连续几年组织理事清明祭扫汪中、阮元、焦循墓,既表达了我们对乡前贤的敬仰之情,同时也推动了相关部门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。

9. 加强对年轻研究力量的培养。以田汉云教授为例,他对培养经学研究人才有比较清晰的计划,经过十年努力,带出了一批博士生、硕士生,他们已成为国内经学和扬州学派研究较有影响的学术团队。在研究会的影响和带动下,社会上也有不少年轻人对扬州学派产生了浓厚兴趣,开始在研究上崭露头角。

10. 加强了与社会各界的联系,2012年与全国四大名园之一的个园联合举办了“个园黄氏及扬州盐商文化”学术研讨会。个园主人黄至筠,嘉道间为两淮盐商总商四十余年,其次子黄奭,字右原,室号汉

学堂、清颂堂，为江藩弟子，清代著名辑佚家。研讨这一课题对于剖析扬州盐商与扬州学术、扬州盐商与扬州园林都很有价值。扬州大学、复旦大学、江西财经大学、贵州民族大学及本会会员四十余人与会，提供论文二十多篇。而且，这次研讨会也为扬州学派研究会开门办会探索了新的途径，增强了研究会的研究活力和社会影响力。

11. 创办了会刊。研究会成立之初，创办了内部刊物《扬州文化研究》，共八期。后根据大多数会员意见，改为集刊《扬州文化研究论丛》，由广陵书社正式出版，一年两辑，已出十辑。这一刊物不仅成为研究会发表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，成为普及学术文化的重要途径，也成为我们与海内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渠道。

12. 注意发挥会员的主观能动性，各展所长，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，为建设扬州、振兴扬州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。本会一名理事系阮元后裔，他除了认真学习、研究阮元著作，还开发了阮元文化产品，在本地有一定影响。

回过头来看，扬州学派研究会之所以能取得一点成绩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好的团队，有一个好的风气。研究会人数虽然不多，但大家能通力合作，无论是扬州大学的教师，还是地方学者，相互尊重，取长补短，学术研究中有争论，“不强人以从己，也不屈己以就人。各尊所闻，不相排斥”。此外，我们还有一个好的合作伙伴——广陵书社，书社虽然正式成立时间也才十年，但一成立，即与我们合作，重视古籍图书的出版，与他们打交道，没有书商的味道，许多学人都觉得这是自己的书社。

祁老提出“创建新一代的扬州学派”之后，我们便以之作为研究会的奋斗目标。据祁老介绍，这个话是著名学者龙晦教授上世纪80年代初对任半塘先生讲的。这是老一辈学者对后进的殷殷期望。有人对此提出质疑，我们认为，“创建新一代的扬州学派”，并不是为了拉大旗，作虎皮，争名于朝，争利于市，如同今日书坛、画坛打造“新书派”、“新画派”之喧嚣然；其内涵在于：有一批人有志于研究以经学为重点的中国传统经典文化，有一批人有志于研究扬州学派的人物、著作、思想，更重要的是，能传承扬州学派实事求是、通经致用的学风，其目的，是使扬州文化特别是学术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。

如上述,在对以经学为重点的传统文化研究、对扬州学派的人物和著作研究方面,我们做了不少努力,祁老之于考证学、田汉云之于经学史、钱宗武之于《尚书》、顾农之于《文选》,都饮誉学界。而在传承扬州学派学风方面,我以为,许多先生克绍箕裘,薪火相传,治学精神不让古贤。祁老以九十高龄担纲国家项目,自述经验两条,一曰虚心,二曰刻苦,夜以继日,不畏寒暑。一部《修纂〈清史·朴学志〉日记》是其真实写照,将永载史册。王章涛在下岗的艰难岁月里,穷且益坚,不辍研究,写成《阮元年谱》、《阮元传》、《阮元评传》、《王念孙王引之年谱》、《凌廷堪评传》等多部著作,令人叹服。万仕国于繁忙的公务之暇,致力于乡贤刘师培研究,继著成《刘师培年谱》后,又广搜博采资料,辑成《刘申叔遗书补遗》,受到学界普遍好评。陈文和先后主编出版《钱大昕全集》、《王鸣盛全集》、《任二北全集》(待出),其对《扬州画舫录》之点校,更可谓十年磨一剑。

无庸讳言,我们研究会还有很多亟待改进之处,最主要的是研究深度不够,在学界真正有大影响的论著不是很多;宣传缺乏广度,社会上对扬州学派的认识还局限在较小的圈子里。我们将为扭转这一局面做出更大的努力。海峡两岸合作研讨扬州学派这是第三次,我们预祝研讨会圆满成功,期盼它成为研究扬州学派新的里程碑。

十年中,扬州学派研究会的同仁们发表了大量作品,谨撷取部分汇编成册,敬请各位专家学者指教。因时间仓促,加之编者水平所限,遗珠之憾,在所难免,亦请研究会同仁鉴谅。

2013年4月

目 录

十年回顾·····	赵昌智(1)
——代前言	
阮元轶文考释两篇·····	王章涛(1)
论焦循的曲学研究·····	韦明铤(15)
——《焦循论曲三种》前言	
区域文化的转型与传承·····	田 丰(25)
——试论王懋竑、朱泽沄与扬州学派之关系	
略说扬州学派与历代扬州文化之关系·····	田汉云(41)
读《汪容甫先生手札》·····	田汉云 秦跃宇(50)
学人之字：扬州学派与书法·····	朱福娃(59)
清代扬州学派家学述论·····	刘建臻(63)
论扬州学派札记三种·····	祁龙威(71)
刘宝楠《念楼集》版本研究·····	张连生(95)
论《广雅疏证》中的校勘·····	张其昀(107)
阮元的校勘学·····	陈文和(127)
贾田祖与扬州学派的创立·····	陈晓东 田汉云(132)
焦循戏剧理论新议·····	明 光(143)
论焦循的《左传》学·····	金永健(155)
扬州学派述略·····	赵昌智(164)
从《孟子正义》看焦循的义理之学·····	赵 阳(187)

- 会通古今 实事求是…………… 柳 宏(194)
 ——刘恭冕《何休注训论语述》诠释倾向新论
- 广征《说文》探赜索隐…………… 班吉庆(205)
 ——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训诂特点研究之一
- 从吴学支裔到扬学先驱…………… 夏 雷 田汉云(226)
 ——论李惇的学术历程及学派归属
- 刘师培新研二题…………… 顾 农(240)
- 江藩《国朝汉学师承记》、《国朝宋学渊源记》述论 …… 高明峰(253)
- 扬州学派的文学思想及其影响…………… 郭明道(264)
- 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…………… 黄 强(275)
 ——焦循文学视野中的明代八股文
- “国史儒林”与“浙东学术”…………… 戚学民(293)
 ——阮元《儒林传稿》叙学成就管窥

阮元轶文考释两篇

王章涛

一、阮元三修三序《扬州阮氏族谱》寻踪

氏族谱牒于地方文献极为重要,虽系专门之学,但前人写史纂志时大都忽略不写。全祖望撰《四明望族表》,实《鄞县志》中重要的增新,前此方志书中无此表述望族的记载,全氏所为乃开山之作。随后章学诚加以鼓吹。与章学诚同时的阮元在史学上也私淑全祖望。嘉庆十一年(1806)伊秉绶守扬州,阮元丁父忧返乡,焦循居家,三人相约纂《扬州图经》。伊秉绶主纂辑派,强调志书中无一语无出处,规定“仅用纂录,不易一字,而标以出处”,以示文献足征,坚持辑录旧籍,汇聚成文。焦循主撰著派,无一语不出于己,与秉绶辩:“此诚信于古,恐有凿空诬为之病也。”强调对文献资料和采访资料加以提炼,重新组织成文。阮元不为伊、焦二氏论见所囿,主张修志应实事求是,该纂辑的则应辑录文献资料,包括前志,且注明出处;该撰著的则应采访撰录,两种史识据情采用,不可偏废。

阮元建议增《事略》、《氏族表》、《图说》三门,就是他史学思想的表现。欲立《氏族表》,完全受祖望影响而加以发挥。阮元认为应“立《氏族表》一门,《氏族表》者,仿《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为之者也。一县之中,必有大家旧族,新贵儒门,以此为主而收其族。……皆以其姓氏立表,首叙先世迁徙之由,表中详载各房名字,自生员以上,皆附见于表”¹。阮元特地向江都、甘泉、仪征之耿氏、唐氏、杨氏、常氏、郑氏、秦氏、许氏、阮氏,兴化李氏,高邮王氏,宝应刘氏、乔氏,泰州宫氏等借来各家族谱、家谱,辑录成表。这批极有价值的地方史料,因当事者有所忌讳,惜其未能辑入志中。

上述扬州府辖仪征阮氏,为阮元当仁不让而自报者,也证实阮元家族有一系统而翔实的《族谱》。遗憾的是,在我着力研究阮元时,到处寻访《扬州阮氏族(家)谱》皆一无所获,后访问阮氏十六代裔孙阮衍云,听其母亲说,

1 《扬州府志·事志·氏族表·图说三门记》,《擘经室二集》卷八。

20 世纪 60 年代,是谱尚存其夫阮家桢手中。“文革”时,阮家担心遭查抄,将是谱暂存于对门杂货铺中,该铺业主无知,以为是无用之物,遂作包货之纸被撕用光。国内四百余家图书馆均无收藏,特别是收藏族(家)谱最丰富的上海图书馆也失收。

阮氏十四世孙阮锡蒙(字西蒙,以字行),关心乡邦文化,尤注重对家族史的研究,曾多次求购笔者所著《阮元传》、《阮元评传》、《阮元年谱》,一是自己研读,一是赠送国内外友人。西蒙先生曾邀约笔者交流研究心得,我告之日、美收藏《扬州阮氏宗谱》,苦于笔者无力征寻。西蒙先生为发掘家乡文化遗存,兼及尊祖敬宗之志,不惜资金和辛劳,通过旅美、日友人查访,获知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有《扬州阮氏宗谱》光绪八年(1882)阮友增增订本(抄本),惜其珍本,不可复印。又寻得美国犹他州美国国家谱收藏协会,收藏甚丰,虽未得原本复印件,但获得缩微胶卷本,从中看到阮氏六世孙阮世衡《序》和九世孙阮元三《序》,始知迁扬阮氏宗族情况和《扬州阮氏族谱》原委。

阮元三《序》,《擘经室集》皆未收。文不繁,为提供研究,便于实证说事,分别过录,并夹议如下:

《扬州阮氏族谱后序》乾隆六十年修

吾族自淮安迁扬州,垂二百年,至元凡九世矣。宗支世系,日以蕃衍,自康熙三十九年,四[当为六]世代公武德将军[阮世衡]修谱后,至今九十余年,皆各宗自为表注,未经汇为一谱。乾隆甲寅、乙卯间,元奉命督学山左,北渚二叔父携旧《谱》来,乃相与商订,增为十二表。其例:“凡无后者无表,支繁者另表,表所不能详载者,复为空格。人各一叶,以注之。”乙卯仲秋,刊板成书,以寄诸伯叔兄弟分弄焉。武德将军旧《序》云:“前人创之,后人因之。”元是以敬续此志,手为编录,后之子孙,昌大厥宗,引之勿替,益有望焉。九世孙元谨序。

从中可知,阮元于乾隆六十年(1795)续修成《族谱》,建议者并珍藏旧《谱》的“北渚二叔父”,即阮鸿,字遼阳,号湘南、北渚。阮金堂子,行二。其高祖即阮元父承信与之相共、名为秉谦者。鸿比元虽辈分高一辈,年龄仅长四岁。阮鸿一生或助阮元衡文校士,或协管公务,或主持家族公益事,极为阮元所仰仗和敬重,直到晚年谊深不变。道光二十三年(1843),阮鸿卒,阮元亲往哭奠,书挽联云:“鲁浙试文章,杜绝院棚关节;江湖种芦稻,筹开祭膳章程。”上联乃阮鸿助阮元山东、浙江学政任上衡文之纪实,下联则称颂其管理祭产,筹订家祠管理制度,包括修订《族谱》的功劳。日后,该联语制成木质楹联悬于公道桥阮氏宗祠后进祭殿中。

《扬州阮氏族谱》始创者为阮世衡。阮世衡(1664—1707),字代公,阮

氏五世祖枢敬次子。世衡曾孙女某为焦循妻,即阮元远房堂姐。世衡叔祖阮秉峻,字维岳,熟知先世事。世衡童年常聆听秉峻叔祖讲述,能识其大概。岁月不饶人,已近不惑之年的世衡,担心昔日所记事愈发渺茫,故立志修谱。他订例则:“书字号、生卒年月也,书所自出也,书所娶、所出,书有出侧室及女所适也,书行实以纪官爵、德行也,书葬地以重墓祭也,书出为人后者以存本生,至于异姓继嗣,必书某亲某姓之子,恐乱宗也。”于是精心编纂,于康熙三十九年(1700)四月事竣,并撰序记其颠末。世衡《序》尚提供阮氏家族一条前所未明的信息,即“明洪武初入籍山阳县,定居窑沟地方。祖讳聚公,几传而至淮洲公,生三子,其二子无考,其长子即讳岩,余迁扬始祖小槐公也”。阮元述祖德家世的有关文章中,从未提过“窑沟”,亦无聚公、淮洲公的记载,特别是淮洲公与迁扬始祖阮岩父子关系的渊源可溯。若此,与笔者所著《阮元年谱》卷首之《迁扬州阮氏家族世系总表》五表,及《迁扬州阮氏家族》一文相合。

乾隆六十年(1795)阮元修《谱》事竣,因避讳故,子孙不可写父、祖名讳,然《谱》中俱得存录,必须请有名望者书写。与阮元同在省城济南为官的山东巡抚毕沅,在该年正月初三日复任湖广总督,其声望足矣。适逢阮元父阮承信保媒,说合毕沅女嫁衍圣公孔庆镛,毕沅则保媒为之牵线,促成聘浩封衍圣公孔宪增长女孔璐华为阮元继室。联姻衍圣公孔府,毕、阮两家亦成姻亲。若此,毕沅成为《扬州阮氏族谱》填讳者的最佳人选。故阮元《序》后附言:“赐进士及第、诰授光禄大夫、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、总督湖广等处地方,提督军务兼理粮饷、加三级、年家姻眷、同馆弟、镇洋毕沅填讳。”

阮元在阮鸿的帮助下,完成修《谱》任务。修《谱》的行动,在增强家族凝聚力的同时,也推动族中其他公益事。而阮氏家族最揪心的事是迁扬一支无宗祠。宗祠亦称祠庙、祠堂,主要功能是祭祀祖宗,可视为血脉崇拜的圣殿,当然也是正俗教化、族人议事的场所,也是执行族中宗法制度、族规的地方,也自然形成为族中公众集会、公益行动,以及各种活动的聚集地。其外尚有一特殊功能,即入籍的指标。某族宗祠在某地的建立,意味着该家族入籍斯地有了力证,同时也是族中实力雄厚的象征。

嘉庆四年(1799)十月初三日,阮元奉旨署理浙江巡抚事务。十一月十五日抵任,次年正月初八日实授。身为疆臣的阮元无论是身份,还是财力,都有能力为创建家祠起到倡导和资助的作用。他政务倥偬,无暇直接处理此事,真正的主持者是他的父亲阮承信和二叔阮鸿。该年冬,阮承信聚同族谋议道:“我阮氏明季自淮安迁扬州,聚族于城北之公道桥,甲科世衍,世系日繁,今无祭祠,非礼也。”于是独自捐俸购地建阮氏宗祠于公道桥镇之南,购田为祭产,使族中人春秋祭祀有场所。另外延请名师,在祠侧设塾,教族中子弟能读书者。又于其父阮玉堂墓地(阮氏族中另一墓地,在扬州北郊中

雷塘北老坝山)附近建墓庐十余楹,供展墓止宿,深寓哀慕。

阮承信在完成族中修《谱》建祠事后,复为其一支祭祀高曾祖祢四世家庙事牵挂心头。按《大清会典》,老百姓只要有财力,皆可建家祠祭祖,但不可随意建家庙,设家庙的资格是具备有一定品级的官爵。其子阮元时任浙江巡抚,为从二品封疆大吏,具备资格。嘉庆九年(1804)二月二十六日,阮承信七十一寿辰,阮元邀友赋诗祝寿。该日,承信呼元语,有云:“今吾家惟公道桥有族祠,在城无家庙,非礼制也。卿大夫受禄于朝,恩及先世至正一品,乃犹若庶人祭于寝,可乎?今年京察,谕旨谓汝有守有为,清俭持躬。汝奉职无微劳,何能当此。顾俭于躬,勿俭于先祖,其遵《会典》,立阮氏家庙,吾将敬奉祀事。”阮元就购地扬州旧城兴仁街,即隋曹宪文选巷故址。九月,家庙落成。次年增建“隋文选楼”,以存故实。从修《族谱》、创立宗祠,到建置家庙,一系列的聚族昌后,所以敦本支而示来兹的行动,终于完成了迁扬阮氏家族血亲关系的所有构架的确立和有关建筑、文献的建立。

道光三年(1823),阮元以为距上次修谱已隔二十八年,族中丁男增多,已故成员需入谱,拟写行实者亦日增,再不修订,势必有讹错和失载的情况发生,故已任两广总督的阮元,百忙抽暇,第二次修谱。《谱》成,阮元为之《序》。

《扬州阮氏族谱重修序》道光三年(著者代拟)

伊古以来,读书之家,未有不以敬祖聚族为首务者。是以先光禄公既建北湖家祠,复建郡城家庙,建墓庐,同族人岁时祭祀,皆能敦孝敬、序长幼、读书修行,以仰答祖志。计自乾隆六十年,元随北渚二叔,在山东学署刊修《族谱》之后,今二十八年矣。族中丁男增多,族人安吉,皆祖祠庇荫之力。旧《谱》以“文秉枢衡武承嗣荫”八字排行;及家祠成,元又书“恩传三锡家衍千名”八字继之。道光三年,二弟亨在旧《谱》中添注丁名,嘱在粤重加增修。爰复率荫曾侄增加添注,刊板印书,敬存祠庙,以备乘载。各房子孙繁衍昌大,更待数十年后人再增修也。九世孙元再序,时年六十。

此《族谱》完成于该年六月二十二日。见《阮元年谱》¹该年月日之谱例。此《序》的写作时间大致在此日。此《序》,一是证明阮氏族人第三次(阮元第二次)修订《扬州阮氏族谱》。阮元在《序》中概括地称颂其父阮承信建家祠、家庙、墓庐的贡献,如前文所述。二是说明此次修《谱》为阮亨力促之。先是阮亨在乾隆六十年刻本上,添注二十八年来族中新出现的人丁等诸多

¹ 王章涛著《阮元年谱》,黄山书社,2003年,第738页。

情况,并将添注本送达时驻广州的阮元。阮元命侄阮荫曾主持校勘刻印事。此《族谱》为在广州刻的增订本,依序为第三种。三是该《序》为阮氏家族排行顺序觅到实证,知道原委。传闻有目睹者言及公道桥阮氏宗祠祭殿中悬有三副楹联,一联如前述,另两联联语为:“文秉枢衡,武承嗣荫。”“恩传三锡,家衍千名。”并指称为阮氏排行顺序。今得证明,前一联出自阮世衡所创订的旧《谱》,自迁扬三世祖起,迄十世;后一联出自阮元手订,起自十一世,迄止十八世。这样可以肯定地说阮氏九世、十世排行用字为“嗣”、“荫”,因阮氏九世、十世中有许多人未按这两字排行,引人生疑。如阮元一支,父用“承”字,己与子则未采用“嗣”、“荫”排行;阮亨、阮克、阮先、阮充等支也是父辈用“承”字,而已与子则未按规定排行。待到阮元亲手下八字为序,方严格执行,故元、亨、克、先、充等辈之孙皆以“恩”字开始排行。

此次修《谱》填讳者为“赐进士出身、资政大夫、广东巡抚、受业武昌陈中孚”。阮元《序》后有此附记。陈中孚(?—1826),字元吕,号心畬,武昌人。嘉庆六年(1801)进士,官至漕运总督,署理山东巡抚。道光二年(1822)十二月十三日到道光五年八月初五日正在广东巡抚任上,与阮元同城为官,故有其请。

自阮元二修《扬州阮氏族谱》后,又二十二年,适逢阮元乡试中式甲子复初,道光帝谕准重赴鹿鸣宴,与新科举人欢庆一堂。阮元获此旷世殊荣,乘此余兴,为三修《族谱》之盛举。事竣,阮元复序之。

《扬州阮氏族谱序》

吾族旧《谱》自道光三年重修后,迄今又二十二年矣。今丙午乡榜,届元中式之岁,适值周甲之期,仰蒙皇上温谕,以元服官中外五十余年,品端学醇,勤劳懋著,准其重赴鹿鸣筵宴,在籍支食全俸,并晋加太傅銜。天恩高厚,亦即祖德延长,谨将本年全俸祇领,命族中子侄辈重加修葺,以为刊印之资,则尊祖敬宗之志,元之子孙庶与族人共仰焉。九世孙元再序,时年八十有三。

此《序》说清楚修订此版,即第四版《扬州阮氏族谱》时,以阮元为主的家族背景,与之相关的社会环境,及修订、补版、刷印时间为丙午岁(道光二十六年,1846)。令人不解的是,该年阮元八十三岁,离前次修《谱》间隔二十三年,而《序》中明示八十二岁,二十二年,皆少一年。勉强的解释是,扬州人旧俗,认为六十岁后逢三为关,不吉利,故作如是说。

阮元三修《族谱》后,作《序》记原委,并在《序》末附言:“赐进士出身、诰授光禄大夫、吏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、受业汤金钊顿首填讳。”汤金钊(1772—1856),字敦甫,号勋兹,萧山人。嘉庆四年(1799)进士,该科会试,

阮元任副主考官,循例称弟子;兼之阮元于乾隆六十年(1795)八月二十四日奉调浙江学政,视学三年中,汤金钊有问学阮元之情事,故以受业自称。道光十八年(1838)五月十三日,汤金钊以户部尚书授协办大学士,后改吏部尚书,至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十二日调任,与其上所冠衔职相合。

阮元第三次修《族谱》,所收族人相关信息止于道光二十六年,大体至九世。但九世中也有未亡人,如阮元就是明证;也有十世,甚至十一世、十二世者,在道光二十六年截稿止出生,当在《族谱》中辑入名录;惟配偶、子嗣、卒年、行实俱未填写。今见光绪八年(1882)阮友增增订本,与第四版又相隔三十六年,其间国家迭遭战乱,兵燹不断,生灵涂炭,似无财力和精力修订《族谱》,时至同光中兴,国家稍稍安定,阮友增鼎力负荷,主持《扬州阮氏族谱》第五次增修,可以确认有增补刻印本行世。再细审该《族谱》,截止收录时间为光绪八年,《谱》中收有该年出生的师传子统三、绩传子肆三、道传子善三诸人页面,与上述吻合无讹。笔者对该抄本稍作浏览,发现错简、缺页、讹误者尚多。若该族中有财力兼有尊祖敬宗之志者,邀约知其原委者,假以时日,当可修订增补得更完善。其后有无续修者,因未寻得而不可妄下断论,但愿世间存有前述五种刻本及光绪八年后的续修本。

民国年间,久居扬州郡城的阮元一支,既有家庙之设,必有《家谱》之编刻、刷印,惜未见片页。苦寻获见《仪征阮氏家乘》一编,得力于阮元五世(迁扬阮氏十三世)孙女阮寿三先生,她问遍族中诸人,大海捞针,终得此珍籍过目。该编是采用常谱例编排方法,统一格式,一人一表分两页,每一页十二行。第一行上端空,第二行上端为“代”字,首行空处填代数。其下两行合并空一大格,填名讳;其下首行“号”、“字”、“行”、“存年”下皆空,供填写。第三行上端“父”下填其父名;其下为本页所记之人“生于”“年”“月”“日”“时”与“卒于”“年”“月”“日”“时”,双行小字并列,供填写。第四行为本页所记之人“原配”“氏”,双行小字“族出”,供填写。第五行上端“母”“氏”,供填母姓;其下双行小字并列,同第三行。第六行“继配”“氏”,双行小字“族出”,供填写。第七行为双行,供填继配生卒年月日时。第八行为“有出侧室”“氏”,双行小字“族出”,供填写。第九行同第七行。第十行,上端“本父”供填名讳。第十一行,上端“生母”“氏”,供填生母姓。下端“子”,供填儿子名讳。第十二行,“女”,供填女儿名讳。第二页不分行,首刊“行实”,末刊“墓”,下有小字“山向”,皆供填写。“行实”不够填写者另插页。此印式应视为当时刻谱牒商家统一格式,惟书口上端有“仪征阮氏家乘”六字,镌刻一双页雕版刷印即行。

此《家乘》,始于迁扬一世祖阮岩,下推二世国祥,三世文广,四世秉谦,五世枢良,六世时衡,七世玉堂,八世承信,九世元,各分支族人一概未录。自十世起分录阮元子常生、福、祐、孔厚,后录阮元孙,即十一世四房

“恩”字辈,至十四世(阮元六世孙)“锡”字辈中生于民国十九年四月初十日(1930年5月8日)的锡财、十二月初五日(1931年1月33日)的锡某(尚未起名)。可知此时即为该《家乘》填写截止期。惜不知何故,此项工作戛然而止。

《扬州阮氏族谱》和《仪征阮氏家乘》,重新为研究者所认知,发现阮元三篇佚文,获悉阮元三修《族谱》的盛举,掌握极有用的家族史资料,固然是一重要方面,但更大的意义是可以填补阮元个案研究的空白,深化扬州移民史的探讨,丰富扬州民俗民风的内涵,解析扬州社会变革的轨迹,无论《族谱》、《家乘》皆有参考、取材的学术价值。

昔时阮元偕同伊秉绶、焦循等编纂《扬州图经》时,欲编《氏族表》,曾收罗扬州府辖各县望(大)族之《族(家)谱》,惜事未果。今日能搜得以阮元为中心人物的《扬州阮氏族谱》和《仪征阮氏家乘》,应该说是赓续阮元遗志所作出的一点成绩。笔者曾有心在撰写《阮元年谱》、《王念孙王引之年谱》时,欲推演出仪征阮氏、高邮王氏之《族(家)谱》,然而百忙仅得微功,虽在两《谱》前列有阮、王二家家族世系表,但距原装的《族(家)谱》相距甚远,可见有些事非人力可为。

二、阮元、江藩等跋《金石录》之佚文的考释

《金石录》三十卷,宋赵明诚撰。有残本十卷,即卷十一至二十,原藏明松江华亭朱大韶(字象玄,号文石)处。入清为仁和冯文昌(字砚祥)所得,《读书敏求记》记其事。乾隆间为歙县(居仁和)鲍廷博(字以文,号泂饮)收藏。乾隆中后期被祖籍徽州、迁杭州、移籍仪征、居扬州郡城的江立(字玉屏)购归。嘉庆二十年(1815),转入仁和赵魏(号晋斋)手。赵魏与阮元交甚密,曾为之手定《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》。嘉庆二十二年阮元从赵魏处购藏隋文选楼。道光二十三年(1843)元日沈涛跋,据跋文知斯时稍前日已流入沈涛婿韩泰华(字小亭)处。同治十年(1871)被潘祖荫收藏。潘祖荫委版本、目录专家、其门生叶昌炽著录其藏书,得《滂喜斋藏书记》,其卷一“宋刻《金石录》十卷”条下,过录诸家题识。

阮元得此残本,当有题识,然《滂喜斋藏书记》中未见嘉庆二十二年(1817),或稍近该时日阮元一字,却见其侧室刘文如于嘉庆二十三年一跋。拙著《阮元年谱》¹(下简作《阮谱》)著录刘跋事。意外的是,刘跋前却有阮元于道光十八年(1838)题识三条,《阮谱》²著录,言及《擘经室集》未收,因

1 王章涛著《阮元年谱》,第656页。

2 王章涛著《阮元年谱》,第922页。

言简,《阮谱》中过录:

道光十八年,岁戊戌,三月望日,直文华殿,夜宿内阁,翻阅一过,计前粤中题识廿余年矣。选楼老人笔。

覃溪先生屡言钦州冯鱼山先生家有《施注苏诗》,余再四访之,实无之也,云台记。

余童时即与定甫往来,其书室内有“金石录十卷人家”匾,问其故,出此书相示。

嘉庆二十二年,余从晋斋处购得之,伯元记。时道光戊戌。

上录第二跋中,有“计前粤中题识廿余年矣”句,所云该题识《滂喜斋藏书记》中失载,故草拟《阮谱》时亦未得此条。今知上海图书馆所藏此残本有阮元于嘉庆二十三年(1818)六月十四日题识:

嘉庆廿二年,余以此书寄至京师,呈翁覃溪先生鉴赏。先生甚喜之,留之案头,校之玩之累月,作跋数百字,手书册后。复撰《重镌金石录十卷印歌》见赠,此冬十二月事也。时先生年八十五矣,其精神如此。俄于次年正月廿六日以疾终。读叶东卿跋,知人日同人尚集苏斋共观此书。同人论之,以为此即先生之绝笔也。人实不朽,书亦增重,哀哉!六月十四日,阮元记于南海节楼。

嘉庆二十二年(1817),阮元长子常生以二品荫生考授主事,正服官京师。朱为弼跋语中云:“嘉庆二十有三年春正月十有四日,敬观于京都之北池子经注经斋。是日早,小云(常生号)农部携全帙来传师(为弼系阮元弟子,故如是称)命,题数语以志金石夙契。”另见程同文跋云:“座师芸台(阮元号)先生节制两粤之明年嘉庆戊寅(二十三年),伯子(即长子,常生为阮元长子,指常生)司农携此册京师,钱遵王氏所谓‘《金石录》十卷’者也。”可知阮元将《金石录》十卷交常生,由常生代请在京师友书题。

阮元请翁方纲题识的同时,尚求镌刻“金石录十卷人家”印,有函附上,函中自有恳切之言,惜佚。幸翁方纲答函尚存世,函中有云:“敬候芸台先生制府大人崇禧。昨野云(朱鹤年)持来大人属题《金石录》十卷宋槧木,谨题手册,并以此重镌小印及小诗奉鉴。”¹此数语已证阮元所求。惟函中未提及常生来求,而是朱鹤年,这就有必要交待一下。朱鹤年,扬州府籍泰州人,著名画家,为“扬州三朱”之首,是继罗聘之后鬻画北京,且深得翁方纲、法式

1 沈津辑《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》。